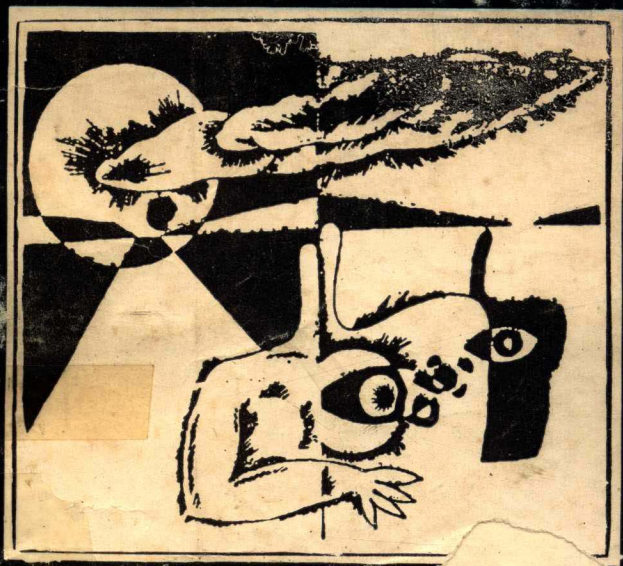


大梦谁先觉

胡长斌



DA MENG

大梦谁先觉

胡长斌 著

中国·道真·1999

技术设计:常 言
校 对:山 友

大梦谁先觉

胡长斌 著

字数 14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

书号:黔新出(图书)内资字第 362 号

工本费:10 元

走过苦难
经历生存的热望
前行的大勇
山原哪！
我将抵达
你的高山流水
你的稻麦菽梁
你的童话神话
你的过往今来
——题头

序

何光渝

道真很远。离省城、离省城里写小说的人们都很远。

很多年以前，我曾到过那里。记忆中那是一个深藏在大山皱褶间的小城，与我们贵州的许多县城相似，但格外清洁且清静；当时曾有一个闪念：这份难得的洁、静，也许是因为它远在贵州的最北端，也许还因为与汉儒尹珍（字道真）的那份文化渊源，远离了喧嚣，倒是个自在做事的好去处。那次也是因为参加一项文学活动，便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胡长斌。

如今读着胡长斌寄来的这份书稿，这才发觉自己当时对道真及道真人那份感觉未免肤浅。小说中，山原上、小城里发生的种种人情世故，在本性、本质上，与山外花花世界里演绎着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其实并无多少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小城无故事”，倒使我凭添几分“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的悲凉和沧桑之慨！

当然，这份感触，并非由自《大梦谁先觉》这书名提示的缘故。写小说者，未必都能有自诩为先知先觉的资格。如屈子般歌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古今能有几

人？至多就是在历练过一番沧桑之后，对世道人心有些觉悟而已罢。胡长斌在小说中写下的那些人物，无论是知识者，抑或是无知识、少知识者，大多也都是经过了如此这般的坎坷磨难之后，方才得以明白些许的；但明白时，往往已是光阴磋跎，时不我待了。所以常见的倒是，身在此“山”中的人们，不是“难得糊涂”，而是难得清醒。“小城”中的人是如此，“大城”中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在这些小说里，固然有曲折，有离奇，但更多的却是平常，是写作者以平常之心，对于平常人世的观察。虽然也偶有偏颇，却不失为一种自择的角度，一付自己的眼光，一番自己的言说，一腔自家的心肠。能做到这一层，对今天尚能在浮躁、喧闹、时尚之中坚持写作的写作者来说，已经委实不容易了。

更使我感慨的是，从胡长斌这厚厚一摞年代不同、或白或黄的稿纸中，总让我回想起当年走道真，那些曲曲弯弯、尘土飞扬的险峻山路。他这些年的不断笔耕，大约可算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吧？就这么在那大山的皱褶中青灯黄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少有理解，多有寂寞，当是最自然正常不过的了。这份心境，我在读其中的一些篇什时，可以体味得到。他决心要让这些发表过和没有发表的作品结集示人，竟使我品出几分山原人的倔犟与悲壮。

时至今日，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远离了小说，还有

许许多多的人正在或即将远离文学。胡长斌在此书的《后记》中感慨良多。对此见仁见智,无可厚非。我并不认为这种变化,会有多么了不得或不得了。我也并不以为胡长斌千辛万苦写出来的这些小说,会赢得多少读者或多少掌声,何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在我看来可删可改之处。但我想,对于写作者而言,能够把自己对于世道人心的一点体验付诸笔端,能够把自己对于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认识与憧憬做些笔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也应该是十分幸福和知足的了。

遥想当年,“学成还乡里教授”的先贤尹珍,大约也曾如此地生存于这片山原乡土的罢?

2000年1月·贵阳·

(何光渝,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现为贵州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序	何光渝
你不可以拒绝	1
大梦谁先觉	24
地狱与天堂	55
山原传奇	83
六月流火	122
张大嘴巴等待	167
写小说的感受(代后记)	197

你不可以拒绝

有一年有一个热得人人叫苦的夏天，我躲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读一本名叫老高写的小册子《守望思维》。我读得大汗淋漓，像在蒸笼里接受身热与心热的煎熬，那情形简直没法叙说，只须想一想一个人在烈日下怀抱一团炭火就够了……我开始进入某种角色，置身于一连串恍如钢铁打就的铁钩似的问号中左冲右突，遍体鳞伤，最后累得像一只狗，在地上懒迟迟地趴着……

似乎仍然企盼于甚么。

老高与我同行抑或我追随老高同行，但我永远也不可能撵上老高；况且我最大的优点当然也算是最大的缺点，便是没能继续把《守望思维》读下去。余下的事情便是想象得到的了：在相近于一条大河的彼岸，我睁着眼看着老高悠闲得近乎荒唐地，戴一顶遮阳宽帽，一缕蓝色如梦的烟雾在帽下缭乱而起，衣袂飘飞之际，老高也已逸走无影。——那末事实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长者便和我失之交臂抑或我与一个学者就这样地两两分开了！

然则老高和他的《守望思维》每常让我没法忘记，譬如一条硬挺的鱼从海面上拨刺刺划过……一时怎么可能平静呢。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正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抢劫案。几个蒙面持刀人勒索财物若干，还抗拒追捕，一时成了轰动新闻……在稍后的时候，我们面临秋雨潇潇，而郊外正旱象如火……一个小小的百姓患上了可怕的忧郁症……

在孤苦与落寞中，我捧着《守望思维》发呆。

在无事可作的时候，我开始演绎与老高有关的一些情节

老高没有令人眼热的心跳的装饰物，正如皇帝没戴面具，使人们从心理上感到缺少一点甚么。——好在我们的老高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包袱，并且正和他的朋友甲、乙、丙、丁在他们的那座美丽的小城做着道德文章。那时，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与山有关的话题，即：

总论：山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

分论：A、人们能够达到的山的高度，就是人的高度；B、山的神秘其实是指生活在山原上的民族的不为外界所知的一般的物事人事；C、在山原，每一座山岗，每一条幽河，都可以看做是历史之源……

论据：(1)山民的梦与现实都与山有关；(2)山民敬畏山原，崇拜力量……

如此等等。

老高叼着大烟斗，背对灯火，伫立窗前，远眺着墨汁样的远山……一缕缕烟雾，在室内打着折扣，再向窗隙涌去，弥漫在万家灯火闪烁如繁星的小城的夜空……

隔壁正在深夜大战，么鸡啊九筒啊和啦和啦的欢呼声像狂暴的大雨兜头浇淋，楼上高音量电声喇叭“爱你到黄泉”令人一身鸡皮疙瘩……这一切，并没有扯拽住老高的思维。他走在灯下，仍然若有所思。皱皱眉头，展展脚步。一幅侧影像嵌在墙上

的壁画，惟一点墨斑似的烟斗上缭绕升起几缕烟柱，摇摇曳曳……光秃的天庭上似乎有一片白森森的光芒，使墙壁反射的灯光亦暗然失色。某个时候又疾步走到写字台，抓起笔，刷刷刷，运笔如泼风，在万籁俱寂的夜空里如飒飒风声划过小城……

按照惯例，甲、乙、丙、丁诸君子散落在房间，操作自己手中的事儿。

在老高走火入魔的时候，他们就会像制止一个顽劣小儿搞恶作剧一样，坚决地扯掉老高的笔，置老高愤怒如火的眼神不管不顾，把他从皮转椅上强行架走，像一桩预谋的绑架案一样，旋风般溶进夜色，消融在柏树深深的河湾，谛听一回天籁之音……

老高想说甚么，但嘴里咬着大烟斗。吸得咝咝有声，烟斗红光一片，很像十月山原上一簇艳丽如火的映山红……老高专心吸烟吐雾，似乎疏于开口了……

甲、乙、丙、丁开始讨论——

甲：大海铺排浪涛。

乙：平原扫荡劲风。

丙：山原崇拜颀颀。

丁：我们守望思维。

……

或许在那之前，以及在那之后，老高被誉为小城新星，各类传媒起劲地暴炒——正如我们这里起劲地炒“星”一样，让人感到离开暴炒简直就算不得人过的日子。——所以老高身边聚聚散散许多人物，并且老高叼一只烟斗的细节，竟让小城卖烟斗的老板赚了大笔糊涂钱。此外，老高还担负了一大堆虚衔，惹起路人侧目……

随手翻检一下当年的报刊,《守望思维》的只言片语充斥眼目——

记者:您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敌人是谁?

老高:是人类自己。

记者:何以见得?

老高:人类培育了沙漠化杀手,水资源匮乏杀手、机器人杀手……

记者:《守望思维》众说纷纭,先生以为是福还是祸?

老高:好东西也拿去议论,坏东西也拿去议论,正可谓众口难调……

记者:如何理解“守望思维”?

老高:这里强调三条:(一)非功利性思维;(二)主、客体的换位思维;(三)零点思维。

……

此外便是甲、乙、丙、丁诸君子解读式、心得式、心理式、关怀式以及其他一切式样的文章。不一而足。

……那时我便想,老高作为杰出的零点思维的人才,既不会让自己成为水蒸气飘散,又不会让自己成为冰块沉没;那末老高之于小城,或者小城之于老高,总会寻到一条和和气气的共荣共沉之路呵……

并且我还遥想,老高或迟或早会从小城体面地抑或仓促地离去吧?

我的预测不幸而言中了。事实上,当我有了这末一种可恶的构想的时候,老高也已不在小城了;只是由于有关老高的信息到了我手中的时候,新闻变成了旧闻。——我如此喋喋不休的

唠叨,是否会让人觉得我在扮演诸葛亮的角色呢?后来我在小城的经历,证明自己与诸葛亮那样的智谋之士相去十万八千里,亦与老高那样的思辩之士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我相近于一个小丑,凭白无故地为小城增添了一些谈资与笑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提也罢。

——那时我正在编一则剧,大意是:

[黄昏。

[森林边缘。

[一群羊安详散步。

[头羊昂头,用虬角抵树垭,偶尔张大警惕的眼神,注视远方那片墨黑的森林……

[一只斑斓老虎从台角上。

老虎:哈罗!

头羊:(一惊,回首)你是谁?

老虎:我是虎。

头羊:哦!(点点头)原来是虎先生!

老虎:(前脚下曲)有礼啦!

头羊:不必客气!

老虎:我们是亲戚。

头羊:没听说过。

老虎:好久好久前(踱步),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事,(回忆)老虎和山羊结盟打败了丑龙和恶狮……

头羊:(内疚地)可我未学历史……

老虎:所以我们是亲戚嘛!

[一群小羊走上来,围在头羊身边。

[头羊目光严厉,示意他们滚远一些。小羊很迷惘。

老虎:亲家啊!小羊吃了我的麦子。

头羊:嗯。

老虎:就赔一升吧。

头羊:不赔!

老虎:赔一斤。

头羊:不赔!

老虎:你真的不赔啊?

头羊:(冷笑)你敢以强凌弱?

老虎:我这是索赔嘛!

头羊:(语重心长地)谁信啊?

.....

当这个童话剧难以为继的时候,我庆幸自己将目光转到了小城,关注那里正在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儿……

于是产生了去小城走一遭的念头。

交通工具是方便的。

背一只水壶似乎算不上累赘。

还得想想钱的事儿。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于是我把那个小剧拿去四个地方刊用,换来一笔钱。心里便踏实了不少。

预先说明的是,那个时候天气是非常的好,大约算得上是雨过天晴吧。城市的上空也已没有司空见惯的灰色烟雾,而是像一块漂浆过的白色布幔,绝少尘埃;那末田园应该是碧空万里,头上是一队队掠空的鸟儿吧……

你不可以拒绝

那时,甲、乙、丙、丁簇拥着老高,像穿越时间隧道一样在梧桐深深的街衢穿越,常有人群涌流,老高也就在人的衣服上、手臂上、纸片(乃至手纸)上签名……

在一棵很有年份的柏树下,一个蹲在地上的无赖抑或智者正在玩牌。他脑门上一撮白毛触目,让人想到吊睛白额大虫;他正有些兴致,有板有眼地吆喝,听起来像一只困兽的嗥嚎抑或一只狼看住了小羊后的得意……白毛耍着噱头,扯住行人腿脚观看他的把戏。老高他们是深知这类地摊行径的,特别是甲、乙、丙、丁更是小城十分可贵的正人君子,他们是不屑丢一个眼色甚么的枉驾看顾;然则老高却驻足了,而且还蹲了下去。——后来有人论证说,老高让白毛所蛊,这才有失体面地凑在地摊上——在老高忧患与刚毅的眼神与白毛冷峻的眼色相撞时,正是天要下雨、雷声大作之际……

老高一眼就囊括下玩牌者精心设置的阳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几张扑克牌——稍一皱眉,就看透了暗蓄在扑克牌间的此消彼长……

老高抬脚而行。

甲、乙、丙、丁十分惘然。

原来地上摆着几张牌——

M: [2]

D: [大鬼] [3] [4]

A: [2] [10] [10]

B: [小鬼] [3] [4]

C: [K] [K]

并且下端还有一段说明性文字，字写得漂亮，近乎魏碑，像是出自小域名不见经传的书法家之手——

A、B、C、D四位中任一位可先出牌；出牌顺序为逆时针方向。怎样才使M作下游？请付费10元，一搏便知。

——白毛启

老高就是在那个时候没在小城。

当他的追随者伸直腰，去人丛中搜寻老高时，他们同时也就明白，老高也已超越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和老高的缘分就此了帐了！

甲、乙、丙、丁产生了三十秒钟的失落感。甲心有余悸，说，我们联合对付M，似乎有些不正大光明？

乙说，重要的是，我们结盟置M于不利境地。——这便是成功！

丙说，这事儿对我们有重要启示。

丁说，我们虽然一时间失掉了老高，但我们却可以摆布一个“M”。——这就够了！

甲忧虑：只是没有了老高，这“玩”还有意义么？

乙慨然道：老高何足挂齿！

丙分辨：老高这个人……

丁总结：现在惟有我们四人！

当老高这个人名扑入一些人的眼帘时，是在那个小城小报上一堆寻人启示夹缝中。姑录于下——

老高不假而走请于见报之日起十五天内返回单位逾期后果自负某某办公室公元某年某月某日。

过了一些时日，某天这张报到了我的桌上。那时我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为中国的足球捏着一把汗。——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去找老高！

我傻乎乎去找系主任，我说我有了更重要（或许更无必要）的事儿，反正那几本教材您老不会收回吧？——我抽空就瞄完了！

系主任正在讲授司汤达，且出言不逊大骂猪罗！当系主任的脸面由酱色转为白色，瞪着熬红了的眼，这才打量到我。

——上哪啊？

——于连那小子！

系主任正色说，问你哪！

我说，您老听说过《守望思维》吧？

你问这干甚？

您老曾在写作课上引述过老高吧？

你说甚么？

我是说……我是说……

你是说街上那个神兮兮的家伙？

于是系主任唾沫狂飞，大大地发了一通感慨，让我没有摸着边儿……我也就把寻找老高的理由择散了，当作兴奋点，孜孜地陈述，蓦地感觉到这算不算喧宾夺主呢？稍见清醒，睁目四顾，何系主任之有？

——就这样，我去了小城。